

□ 12
1326
19



憲問

1326
19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而直書名其為自記之

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

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

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

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

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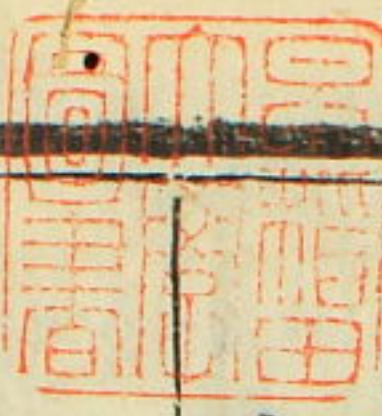
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

而但知食祿皆可耻也憲之猶介雙峯饒氏曰猶是有

其於邦無道穀之可耻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



耻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禄畧無建明，豈不可深耻。問憲之，猶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耻。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深貴也。邦有道而無道，有為只小廉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貴也。邦有道而無道，有為只小廉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不可有為。苟亦為此，此問固知其志耳。夫子深道得祿，而亦知其學之未足。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道得祿，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耻，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王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

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耻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猶介者，自守常有餘，而亮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勝，已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克己之為勝敵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怨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於怨，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文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

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
上聲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
看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誇誇他人做甚麼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
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
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過在胃中不行畢竟
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
如一株草刻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
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
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
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
遏其怒畢竟胃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
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

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
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
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
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

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
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
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
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發發他承當不得不能
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
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
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
穀邦無道穀取也○他直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
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
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
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求之徒若

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原憲。却以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痼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下隣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效，親切而無滲。所禁漏矣。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于太原道，逐出境而已。○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次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

漸消磨法也。臨事者視克己，此勇猛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類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蔽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峯胡氏曰：克己，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己之欲矣。類子私欲，其欲者可以為仁，意之私欲，其欲者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徇性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應慮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發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峯胡氏曰

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
陶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
也○天懷居者慈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
人○新安陳氏曰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變著是苟
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
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徙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行孫並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阿諛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

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朱子曰

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避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

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聲平聲

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

而已胡氏曰便聲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帥氣徒能勇

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

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湯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諸。臯五報反。湯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擊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反。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五

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之子。相

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襄也。后羿自

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是行媚于內。宮人而施。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巨泥。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應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其國。及豷。音戲。恃其讒。應詐偽而不德于民。有鬲氏。收二國之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侯靡自

右。抒。滅。豷。右。抒。以。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羿。臯。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浞。所。得。誅。也。故。云。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時。戰

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

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

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

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其言

可。重。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恥。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義。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問。世。悼。俗。等。尚。聖。人。

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此，而後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曰：是時曰：恒之變，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欲為，拜與拜者。○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故以拜拜。北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而使難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之，已難答，又以拜拜比之。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蒙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適戒之。○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一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一之，若小人本心。

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既無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指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行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仁。君子之心，雖純而此天理，然或有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人中而仁者。○吳氏曰：夫城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為，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讀作密低。先見之忠而勿誨。○婦寺箝之忠也。○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

人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慶源韓氏曰愛焉而不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勞誨之為誨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禪如之反

禪謀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藹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

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

必更平聲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

對諸侯辭上聲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通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秀秀而文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善為辭令禪謀能謀於野則獲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善為辭令禪謀多為辭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

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羽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得謀
不以爲辭命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得謀
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
力於聖人稱之見矣○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力則夫事有
大於是者又可知矣○子產對焉莊伯不能詰趙文
於晉晉人問而入陳之罪子產對焉莊伯不能詰趙文
功慎辭哉辭命之當慎可知矣○雙峯饒氏曰禘謀想
是素善造謀故使之當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
子羽行由之官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之三子都了却潤色之
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之三子都了却潤色之
合四子之長則全簡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十國介乎
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
之以政子產知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
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
之是以應對諸侯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
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
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
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說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疾數月而卒子產之澤在矣
人於荏苒符之澤荏苒音凡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夫叔
悔之曰吾早從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
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
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論道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
濟寬爾所以爲惠人○胡氏曰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
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皆以曹財足用禁姦保民
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于愛故夫子以惠人蔽
之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有所未及也○雲峯
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峯
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
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
之心固可知矣

遜當作
下同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

夫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進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

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通嗣

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奉將來計是速召雙也亂

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

何為必殺令尹懼亡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

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

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媿音若然不能革其僭王之

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反在呂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

見其不知人不能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大學

善章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有三子西鄭

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中

謀亂被誅相去以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

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

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非謂之人也更管仲也未

盡得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齊馮氏曰駢邑三百齒

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

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

之書社三百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而

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

仲之能足以抗國也

是天子

下之大智也。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也。也。立為仲
父而貴。莫敢距也。高氏國氏。齊世也。與高國之倍。而本朝之臣。莫之
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也。與高國之倍。而本朝之臣。莫之
之。敢距也。距。敬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
少長。莫不拱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也。
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
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等伯術
而賤。王道。孟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等伯術
威。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說。○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
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
○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
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
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
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
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
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

之。如有君子之
道。四之類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

忽其易也。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

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

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

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肉有所

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變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

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

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

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

論。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而無

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

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作。而真自得則不能。故難處

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技斂。於誇。不萌者。能之

故。劫。聖人。因。以。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迫。當。勉。

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香雙峯饒氏曰。能身於義命則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聲大家執重。

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陳氏曰。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者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執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

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人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揚氏

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是之謂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聲知去。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卞莊子魯卞邑大

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反形乎外則材全德備渾聲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長兼四子之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駁雜而其為人

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

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問四

見卡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

伐魯莊子赴闔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矣知而不

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

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道文必須之則其華矣矯激者消矣此所倚邪辟者去矣然粹然而至於成人都足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則中節○凡事都有節制和之樂則中心而平而所發者武仲之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藝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用有為季氏聚斂皆前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下扶同又反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

持以與人也久要字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

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

也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軒張氏曰見利

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

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成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

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辨求藝也須是合

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

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

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

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

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

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

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

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趙氏曰何

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

路之言○胡氏曰此非路所能子路於成

路成之域。豈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此也。子路猶能為此。古之成人。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爲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爲成人矣。○新安陳氏曰。使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新安陳氏曰。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爲子路之言。極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夫子疑之何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鱣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

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有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似意公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圓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說時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然則樂時然後笑。」義也。○南軒張氏曰：「公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也。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將及也。蓋如賈所言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稱其主曰：「夫子之意，猶對遺伯玉使者，然必能此也。」○吳氏曰：對益以彰其主之疑之笑，為辭令者，亦可以為謙辭以。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

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荀立錫，莊子庶子請儲臧氏孟孫卒，公鉏奉錫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臧也。於臧氏借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隧，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為出在鑄，二公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

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

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善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而不好。

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揚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

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

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反。

晉文公名重，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

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自北，否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此相謗曰風言。

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前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犬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文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不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亦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三脊之茅，包。

東國匡威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無以縮酒祭祀必
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不復君其問對
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水船壞而溺王不復君其問對
曰貢之不寡若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對
諸水濱昭王持漢非楚境故楚不供昭王不復君其問對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于召陵楚地
召陵之地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
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戌穀以逼齊二八年晉侯
侵曹伐衛免矣前年楚申叔戌穀以逼齊二八年晉侯
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使子去宋曰無從晉師子
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
戰侯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
戰不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

後復之。講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
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
晉師。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
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也。食楚軍。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
之穀三日。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
推其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
事進也。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盟。是仗義執言。不
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盟。是仗義執言。不
攜也。論桓文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
之。中論桓文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
王。齊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孔子於春秋。書齊曰。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潛王猾夏。
又楚戰于城濮。則晉之侵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
○優於新安陳氏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
王於道乎。其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成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糾小白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也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口管夷吾治於高後音美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問集註謂忍心害理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言子糾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盟于莒既納糾以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

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

而賜之盟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同盟之官桓公是以糾

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

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

有仁之功矣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

夫心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真以為九

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
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
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功不在輔子糾以爭國
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
之可以不死正以小自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
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
字以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忽之死也○若仁之一
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
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類子三月之後或違
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未殘虐尤甚太宗出
而掃除是也○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
功亦猶是也○慶原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
一息之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尊周室多
矣○觀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尊周室
不假威力子路與怨之則利澤及人死是亦仁者之功
○蔡氏曰子路與怨之則利澤及人死是亦仁者之功
之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
仁平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不章匹

夫婦之諒亦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為仁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

仲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有取於召忽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破音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

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問令尹

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

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比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

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

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

子問管仲之仁則所以告之者異乎吾與子貢冕端委以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貢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大矣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豈君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

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邵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

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安秦。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

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萬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改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王即秦工，問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亦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也。又大者又問：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始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

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管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可有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管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匹婦。以下管子貢所謂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免反。臣家臣。公朝。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見公治長篇。孔子何以為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

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案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正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好學。下問。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子所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文子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薦僕之意。以為謚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豈可於其人之

身存而預
議其益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音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胡氏曰：圍即敏，尊好問者，賈即問，與龜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圍、鮀、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以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庶或可以有為爾。○雙峯饒氏曰：治賓

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腍，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其才耳。○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為法但欲當其才耳。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欲踐

其言豈不難哉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難其言而不難則知其為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必誦○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弑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悼公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闕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

子曰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側皆戒以告君董其事而

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

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

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

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

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

氏聲勢相倚故沮反在呂其謀而夫子復扶同反以此應

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

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

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

大義昭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

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不從而孰敢違之哉

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

必參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

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

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

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

敢以已其所必而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

簡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

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知是迂哉○新安陳

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程子

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

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

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

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

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勝平惜哉問程子之戰將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

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

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子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

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

論語集注卷之四

哀公問

雖衆強突以為一國之私也。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
夫下之公義為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
請討弒逆此天誅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
事可敬其第舉矣。○天誅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
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爲必告
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
自發此法。凡弒君者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
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
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
以敵而不得告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
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狗請命之小
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
而不可復得。則任其所謂上告天子者。不免乎春秋之責矣。○
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不免乎春秋之責矣。○
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
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

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
曰：沐浴而朝。蓋欲齊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
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
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請之不
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
得扶植當世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

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問：子路勇於

敢。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斯
耳。朱子曰：以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斯
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莫只是勇便解。恁
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莫只是勇便解。恁
說得大過。則近乎欺。如唐八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
可。行若過。則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
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勉齋黃氏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

論語集注卷之四

子路

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皆是欺君。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反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音下。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鳥。下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汙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反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

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奮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汙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唯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問程子兩

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做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魯先去自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辯而日省，下章并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先正路頭，明辯為己，為人則別直見得透，却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曰工，終做事不得。○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間，古今之不同，於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於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初，用可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子春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

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

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

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

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遠伯玉行年五

子則陽篇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非無固帶○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

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

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

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

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嘗不獨其言謙

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

一句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嘗

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
檢身常君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
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
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
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侯其出而斥之者
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
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
載而下猶可想見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肥見泰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蓋嘗

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

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此亦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止其所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朱子曰過猶易喪故當過○胡氏曰或謂耻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耻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

士分相似○厚齋馮氏曰耻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

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

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扶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

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廢

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

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

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

子貢自規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聲出也文小異者屢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能為賢乎

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

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

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

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齋稱胤子朱

啓明而堯知其器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見也凡抑字

皆是挑轉言諸舊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旬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曰：四見者

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此章為四。

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又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峯胡氏

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

謂人疑已，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略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不億。

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

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逆詐是我。人先揣摩，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有詐，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不信，已詐已不信。那人有詐，不信我。善之明，是以知之。是見那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覺其必欺，故為逆詐。未見其事，而慮其必不實，故為逆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實，不為逆而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聲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蓋有商

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

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可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取介固執，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制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

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况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

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

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

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

中之君子非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以德報怨何如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盖它有德於我自是着

饒潤宅此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

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

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

怨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德報怨是著意要饒他

如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

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臣與有私

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

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半

其門

或人所稱今見反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

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為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

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

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

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新安陳氏曰：讎，仇也。然有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覆，服如造化之簡易，並去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而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何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其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

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乎？曰：周禮有之，殺人之而義者，令無仇。仇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

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扶天音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然。天下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能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

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不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必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不見其所長。若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若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所不應。蓋在孔門。唯子貢之者。聖人與理為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聲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唯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也。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知以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予欲無言。予一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頓發露出來。不但已。○程子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

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解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恁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皆。是。退。後。一。步。說。不。然。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

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乃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

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禮

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察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察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地。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也。舍之。則藏也。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于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于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所謂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命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

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感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潛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因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愬。與不愬。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發。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能天。又何尤於寮哉。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君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論語集注卷之五

卷之五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如百里奚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頹斐鷹而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

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頹斐鷹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慨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

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

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在

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

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也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乎荷去聲○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

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

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問天下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

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

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

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論語集注卷之五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子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問諒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楹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楹，鄭氏謂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命者如此。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

禮達而分定
達謂達於
下 語類

陳仲卿問
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
百姓曰須
看敬以直
內氣象敬
時內面一齊
直徹上徹
下更無此
子私曲若
不敬則內
面百般計
較做出未
嘗是私心
欲利甲必

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篡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毒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禮運出故民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

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

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害已利己
何害丙如
何得安
語類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
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
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
了○夫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復是
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其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
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
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
百姓莫為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及者群黎
功小遠近之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
大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
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雖若有待於大遠近之差
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以待於遠近之後
大有充積之功也○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
又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
者而出耳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

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
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
之大者而言以當之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
君子不足以為當之也

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
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

謂之鳳鸞龍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

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下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
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

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自然心便能開明

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能開明

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

敬則自然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是緣身誠而明意思
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土下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

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曰：夫子為見子路勇，輕視脩己之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己，所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二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原壤為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沐

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音存也。雙峯饒氏曰：踴踞，或謂之鴟夷，夷即踴也。

鳥好蹲，故謂之鴟鴞。又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或謂之鴟夷，夷即踴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是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勿壯無稱，老者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壤良可戒哉。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擊者與？

遜常
作讓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
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記指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孔子

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

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之役觀長

聲上去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

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心而自進於成人之

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
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

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
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
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
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以皆不可以無禮儀也○
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
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躡等為戒○雲峯胡
氏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則
探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